

報 綏 陣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2 7 1 7

語 錄

應當向一切幫助敵人反對同胞的偽軍偽警及其他人員提出警告：他們必須趕快認識自己的罪惡行為，及時回頭，幫助同胞反對敵人，藉以贖回自己的罪惡。否則，敵人崩潰之日，民族紀律是不會寬容他們的。

毛澤東

428 期 4-4-1971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畫頁

15 分

血 的 控 訴 ！

(接上期)

卓秀珍：女，廿一歲，於七一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十分，在樟宜明月灣黑牢的口供書：

我於一九七〇年五月七日被送來這邊。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們開始絕食。當天早上，我被套上手銬，嘴被一塊布條綁起來。當天晚上，我又再被扣上手銬，嘴巴也被用布條綁住。我就是這樣睡覺。這些都是牢獄總監所幹的。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牢獄的官員、醫生和一些醫院的助手，大約有十多廿人進來我的牢室，它們強迫我喝牛奶。它們把我抓住，壓在床上，將膠管強硬插入我的喉嚨，橫蠻灌飲牛奶。當天下午我由於抵受不了而暈倒。後來它們派了一個醫院助手來看我。

第二天，它們把我壓在椅子上，又橫蠻灌飲牛奶。

它們繼續這麼樣對付我，直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卅一日。在這段期間，它們用下流的言語侮辱我們。

一九七一年一月七日，我們恢復進食一天。因為我們要求其他四位被調到別處的戰友調回與我們在一起。八日那天，他們被送回來。我們又再繼續絕食，一直到今天。每天我們都被強蠻灌飲牛奶，直到七一年三月十日。

在這段期間有一天（我記不起確實的日期），我被強灌牛奶時，雙手被反扣在背後。一個牢獄官吏（印度人），這人我認得出，用腳踏住鐐銬的鏈，致使我的手腕出血。

在強灌的過程中，我的一雙手臂被弄得青腫。現在青腫的痕跡已消失了。當我的妹妹來探訪時，她會看到那些瘀傷的痕跡。

在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晚上，一個男獄吏（牌號 237）強

拉我的頭髮進行灌飲。這個人我是會認得它的。我的一些頭髮被強拉而脫落。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它們綁住我的嘴，把我推在床上並壓在我身上肆意侮辱。我認不出那個人，因為當天有很多個人。

因為被強蠻灌飲，我因而咳血。我覺得胸部痛楚。晚上我無法入眠，我的左手臂感到劇痛。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過後，有兩三天，我們被拖上樓和拖下樓。

林亞娟，女，二十五歲。於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十二點十分，

在樟宜明月灣黑牢的口供書：

我於一九七〇年十月二日被調到這兒來監禁。

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我在牢室內，聽到同志們的叫喊。我跟着他們叫喊。反動牢獄當局，監獄總監和五個以上的獄卒進來我的牢室。獄長和一個叫着 Tan See Fong 的獄吏塞住我的嘴。

我的雙手被手銬反扣在背後。

在今年正月中，反動當局利用三個犯人，用污穢的言語辱罵我們七個人。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超過十個牢獄官吏進來我的牢房。它們強迫我們進食，但我拒絕。其中一個獄吏強拉我的頭髮。它們人數

(轉入第二版)

馬共中央打電報給中共中央 最熱烈祝賀中國成功發射 科學實驗人造地球衛星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親愛的同志們！

欣悉中國成功地發射了一顆科學實驗人造地球衛星，我們代表馬來亞共產黨全體黨員、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全體戰士和馬來亞人民向你們、並通過你們向偉大的中國人民致以最熱烈的祝賀。

這次衛星發射成功是中國共產黨九大團結勝利路線的勝利，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中國人民在發展科學技術、加強國防力量方面取得的這個重大成就，是對美帝、蘇修稱霸和瓜分世界的狂妄野心的沉重打擊，是對美帝及其幫兇、走狗擴大侵略印度支那戰爭陰謀的沉重打擊。

我們衷心祝願中國人民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英明領導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取

得更大的勝利。

偉大的革命導師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七一年三月廿日

獄中反帝愛國志士
英勇的絕食絕飲鬥爭
已進入第110天！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接第一版)

太多，我無法告知是那一個拉我的頭髮。我的雙手被反扣在背後。其中一個用腳踏手銬上的鐵鏈。在強灌的時候，我的頭被扭向後，我的雙眼被蒙住。他們將膠管硬塞入我的口，我感到痛楚而叫喊，有些人就抓住我的喉嚨，我無法個別說明是誰與誰參加暴行，但是我記得一個310號的獄卒會在場。

我的手腕，手臂和腳都被擦傷。這些傷都是在強灌灌飲時造成的。由於它們強力壓我的面頰，使我的雙頰浮腫起來。有時它們用金屬物撬開我的嘴。有時它們將膠管強塞入我的鼻孔就沒有使用金屬物。在強灌的過程中，我感到喉嚨痛楚，同時我發現口內有血。我的鼻孔也出血。我的胸部感到劇痛而不能入睡。我的左手臂也青腫。當我的法律顧問來探望我時，青腫的傷痕很明顯，現在已消退了。我也曾將青腫的傷痕出示給我的親人看。

從十一日以後，它們就停止強灌行動。至今我還是點滴沒進口。在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強灌過後，我的嘴繼續被塞住。我用嘴唇將它拉掉，310號的獄卒和一個肥胖戴眼鏡的人進來將我推壓在床上。

黃桂英，女，二十二歲。於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九時半，在樟宜明月灣黑牢的口供書：

我於一九七〇年八月三日被調來這裡監禁。

在我們絕食的第二天，我的雙手被手銬反扣在背後，口被布條綁起來。我們被單獨監禁。我的全部東西，除了兩套衣服外，全被拿走。我被監禁到七〇年十二月廿九日。在我們絕食後的第六或五天，我就被強灌灌飲。它們將膠管強硬塞入我口中。超過十個人進入我的牢室協助進行強灌灌飲的行動。它們每天進行一次，大約在早上十點的時候。一直到上星期三才停止。它候也將塑膠管塞入我的鼻孔。

我的身體沒有受到襲擊，不過在強灌時我們進行反抗。我身體外表沒有受傷，不過我感到內部很痛楚。

以後它們每天強灌我兩次，再過後增到三次。

在它們強灌時我嘔吐，它們就指責說我是故意的。正月初，在一次強灌時我嘔吐。獄長就恐嚇我，命令我不要吐。過後它們叫我去洗掉嘔吐的東西。獄長也到來。由於我當時很虛弱，我拒絕去洗。我走入沖涼房去洗我自己的衣服。獄長舉起塑膠管恐嚇要打我。過後獄長指示女獄卒去拿手銬和一塊布。獄長就用那塊布塞住我的嘴。過後，獄吏和女獄卒將我從房內扛下樓去。它們再叫我去洗。我拒絕。它們就把我扛上樓，用我的背去擦地面上嘔吐的東西。我能認得出它們兩

者的面目，它們是獄吏。一個是叫Patma的印度女人。我不知道另一個男性華人的姓名。這些事情的發生，獄長都有在場，而且由它指示進行。過後，在樓梯階那兒，獄長移去我口中塞住的布塊。它們叫我脫掉鞋子。過後我被帶上樓，關入牢室。

在正月下旬，我被強灌後就胃痛，我就移去膠管。過後，獄吏就將我的雙手反扣在背後。我進行反抗。強灌過後，那獄吏就很不高興的推我。我轉過身去問它為什麼推我。它就攔我的右面頰。這男獄吏就是Siva。

我的身體有一些瘀傷的痕跡，現在已逐漸消退了。

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晚上，在強灌灌飲時，它們拉我的頭髮，用金屬物強力撬開我的嘴。我的嘴唇因而受傷。它們將我的雙手反扣在背後，一個獄吏且用腳踏在手銬的鐵鏈上大力地往下踏，致使我的手腕受擦傷。

有一次它們強力把我推伏倒在床上，致使我的身體受傷而出現青黑的傷痕。我無法知道誰幹的。這事發生在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強灌灌飲之前。

我知道這些獄卒的號碼，它們是310號，285號，有些我會認出它們的臉孔。對於285號獄卒，我不大肯定。

七一年三月二日我被調到另一座牢房。我拒絕並進行反抗。它們用強力對付我，扭我的手臂並把我扛去新的地方。當我抵達新的牢房時，我的手臂已麻痺。

沈仲葉，女，二十六歲。於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時五十分，在樟宜明月灣黑牢的口供書：

我於七〇年五月四日被送來這裡監禁。

從我絕食後第三天起，我經常被從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虐待刑罰的牢室、醫院和其他的地方。它們拿走我所有的東西，只留給我兩套衣服。醫院的通風設備很惡劣。

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我被關進虐待刑罰的牢室。男獄長Glosz用手從背後猛擊我的頭。當時我很虛弱（我沒有跌倒，但我感到一陣頭暈）。當時有四五個獄吏在場。一陣不省人事後我再恢復清醒。我們拒絕飲食，但反動當局却強灌灌飲牛奶。我們進行反抗而受傷。

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它們強灌我。大約有20個人進入我的牢室。我的腳受傷而腫起來。它們要把我的雙腳加上鎖銬，我不知道我的腳是如何被扭傷。

七一年三月二日，我被調到別的地方。我拒絕。它們就將我從窗口拖下去。由於這樣，我的上右臂被擦傷。

由於它們的強灌灌飲，我的口，嘴唇都被弄傷，我的面頰浮腫起來。強灌過後我們通常出血。我也感到胃痛。我有幾枚牙齒也因此而脫落。

它們常常用男獄卒來進行強灌灌飲。它們胡扯什麼。我們喜歡被男獄卒撫摸。

大約在二月十三日或十四日，有三個犯人站在間隔牢房外，用穢語辱罵我們。我想它們是反動當局派來的，獄卒完全沒有前來阻止它們。

最近，已經沒有強灌了。

（她身體很虛弱，因為從十號起她沒有進行任何飲食，她顯得很虛弱。）（按：這是地方法官陳朝耀的附語）

李燕瓊，女，二十四歲。於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下午二時十五分在樟宜明月灣黑牢的口供書：

我於一九七〇年五月七日被調來這裡監禁。

在我們進行絕食的第一天，我被扣上手銬，口被塞住。當它們在做這些行動時，我被弄醒。在那種情況下，我繼續睡覺。當我醒來時，手銬已被解開。

我沒有受到任何的傷害。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我的雙手被反扣在背後。一個人用它的腳踏在手銬上的鏈。以致我的左手腕被割傷。

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晚，當它們要強灌灌飲時，用金屬物撬開我的口。我叫喊，一個獄吏用塑膠管打我的肚子。如果我再看到它是會認出它的，它是一個華人。

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過後數天的一個下午，我拒絕被灌飲，它們強把我從床上拉走。一個姓Chye的男獄吏站在我身邊，緊緊地抓住我。我大聲叫喊因為我覺得受到侮辱。我高喊，但是被它們強壓坐在椅子上。

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晚，強灌過後，我還是被扣上手銬。一個獄吏將我強力推倒在床上。接着它用手壓住我的嘴。我叫喊。那個胖獄吏向我的肚子猛擊一下。

現在我身上已沒有青黑的傷痕。上次我的法律顧問來探訪時，我曾出示青黑的傷痕。我也曾向我的妹妹出示傷痕。現在它已經消失了。

我是在它們強灌灌飲時受傷的。我會經反抗。一些傷痕是由於拉手臂被椅子擦傷的。

我通常從樓上被扛到樓下或從樓下扛到樓上，以進行強灌。

自從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後，它們即停止強灌灌飲。自那時起我就什麼都沒有入過口。每次它們強灌灌飲後，我的口，面頰和牙齒都感到痛楚。我的牙齒沒有損壞。我的嘴通常感到麻痺。

——續完——



英帝國主義正在垂死掙扎

英國保守黨政府最近發表了新的國防預算白皮書，宣布它將優先調整其殖民軍隊，加強維持它在地中海、中東、印度洋、波斯灣與東南亞的軍事基地，並增派軍隊到東南亞來。這是江河日下的英帝國主義，力圖保住其遠東的殖民利益，以期達到苟延殘喘的目的的絕望措施。

白皮書指出：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度英國國防預算總數需二十五億四千五百萬鎊。它宣布加強蘇彝士以東的英國海軍勢力，這將包括六艘快速巡邏艦或驅逐艦，以及一艘進駐新加坡島海域的澳洲分艦隊的潛水艇。它還進一步部署英、澳、紐、馬、星、的所謂五國聯防安排。於此同時，一個正在首途前往美國，與美帝國主義軍事頭目作緊密勾結的英國空軍首長葛蘭迪，二月廿日在香港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還供認：英國在緊急時將迅速從歐洲調增援其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軍隊。他並舉去年的所謂五國聯防軍事演習時，英空軍曾在十日內從英國運載一全旅軍隊到馬來亞為例。他還透露：準備在印度洋迪戈加西亞島建設的英美通訊基地，同前正在籌劃中。這麼龐大的軍費開銷和處心積慮的軍事部署，據英帝自己供認，都是為了「協助抗拒歐洲以外地區的穩定受到威脅」以保護其「環球性的政治、貿易利益」的。

昔日大不列顛，今日成了破落戶；昔日日不沒國，今日已氣息奄奄。英帝國主義國內經濟捉襟見肘，英國人民和殖民地人民反帝浪潮洶湧澎湃，可以預見，付出這筆龐大軍事開支和策劃新的軍事部署，絕對無法拯救而且只能加深英帝的經濟、政治危機。在日益覺醒的被奴役人民的堅決抗拒下，顯然英帝國主義現有的殖民利益將會受到更大的「威脅」甚至全盤「斷送掉」，其殖民統治地位也必然越來越不「穩定」乃至徹底崩潰。

近幾年來，英帝依附於美帝的情況已經越來越昭著了。在美帝為擺脫困境而不斷擴大侵略印度支那的戰爭遭到印支人民鉄拳的懲罰而慘敗，「尼克松主義」面臨總破產的時刻，英帝增強其蘇彝士以東地區的軍事措施，無非是想應美帝之急，為美帝的侵略政策效勞。正如朝鮮「勞動新聞」在一篇評論中所指出的：「美國緊急要求英國維持此等基地，並鎮壓此等地區人民的解放鬥爭；英國希望領取美元作為積極參加美國侵略政策的報酬，並以此解救其經濟危機」。這筆骯髒交易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達致的。

誠然，美帝國主義太需要幫兇了，因為它在軍事上連年失利，敗得太慘了！且看它一九七一年度擴大侵略戰爭的第一回合的敗績吧：

美帝像輸瘋了的賭徒把大批賭注擲到寮國的戰場上，但半個多月來已損兵折將四千餘，戰機遭毀一百七十多架，軍車坦克遭毀二百一十多輛；侵寮的第九號公路成了美軍的墳場，美軍及其幫兇軍潰不成軍，紙老虎的脊樑骨都給砸斷了。

但是，英帝又能何為呢？它自己已經落魄到冒着眾叛親離、四面楚歌的危險，硬是要售賣軍火給南非，提取據稱總值將達十七億七千五百萬元之鉅的收入以應燃眉之急，並假借南非白人法西斯種族主義者之手去屠殺非洲革命人民，鞏固它在非洲的殖民地利益。而在我國，它已經慘到只能依靠所謂五國聯防和唆使拉李集團大舉擴充傀儡軍，才能勉強保住它在馬來亞頻臨崩潰的殖民統治的局面——一句話，美帝這隻紙老虎是更不頂事的。美英帝朋比為奸，在革命人民的銅

牆鐵壁面前，只能一齊遭到徹底覆滅的厄運。

現在，正如美帝國主義在印度支那以所謂撤軍為名，大肆擴大侵略戰爭一樣，英帝國主義在我國也以所謂撤軍為幌子，拼命締造傀儡軍、大搞反革命軍事聯盟，一再強化對我國各族人民的法西斯殖民統治，並不斷對我民族解放軍進行反革命「圍剿」。

英帝國主義加緊掠奪我國財富、奴役我國各族勞動人民的罪惡行徑，已經激起我國廣大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堅強反抗。在光榮、正確的馬來亞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在「四·廿五」聲明「推翻英帝國主義及其傀儡的殖民統治，建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的莊嚴號召下，我國各族人民將大力開展以武裝鬥爭為主的群眾性反帝反封建革命鬥爭，徹底摧毀英帝在我國的邪惡殖民統治。

事實將証明：英帝的垂死掙扎是徒勞的！

為嚴厲譴責拉扎克—李光耀

反動政權血腥殺害馮朝民同志

告社會人士書

敬愛的各民族同胞們：

我們麻坡政治被扣者，抱着無從形容地悲痛和仇恨的心情向你們控訴，控訴拉扎克、李光耀反動政權慘絕人寰地殺害了馬來亞各民族人民優秀的兒女，我們最可敬的馮朝民同志的犧牲，在馬來亞的歷史上寫下了拉扎克、李光耀反動政權對人民記下的又一次罪大滔天的血腥暴行，又再一次的欠下人民的一筆血債。

馮朝民烈士四年多以來，在暗無天日的黑牢中長期地遭受反動派在精神與肉體上無以復加的折磨，因而患上嚴重的疾病。然而，馮朝民烈士的病症，不但沒有得到應有與合理的醫藥照顧，而且在他再三提出要求治療的時候，受到反動當局百般蓄心的刁難，馮烈士的病情隨日的增長而越趨惡化。

馮烈士早在三年以前，即已病魔纏身，至去年已日益惡化。然而，反動當局却無動于衷，這種情況，一直施到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日，這時，馮烈士已是病人膏肓了。到二月二十四日，鑒於情況的嚴重性，馮烈士會熬着極度的痛苦自撰一函給醫院方面，要求給與完善的治療。我們沉痛和憤慨的控訴呵，敬愛的各民族同胞們！就在這樣九死一生的情況下，反動當局仍是死不

悔改地採取「謀殺性的不理睬態度」，還是不把馮烈士送入醫院治療。到了二月二十六日，馮烈士臉部已浮腫，再經過一陣極烈的嘔吐後，人已是處於昏迷狀態。全身劇烈地顫抖抽搐。這時黑牢中的政治被扣者已是到了無可容耐的地步了，於是政治被扣者的總代表同反動當局提出最最強烈的抗議和譴責，同時指出這是一項「政治性謀殺」，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完全要反動當局負責。在政治被扣者的盛怒之下，反動當局才歇斯底里，不情不願地送馮烈士進院療治。可是呵！敬愛的馬來亞各民族同胞們，馮朝民烈士到了這個地步，縱有神丹妙藥，已是返魂無術了。就在三月十日夜裡，沉痛的日子降臨了人間，馮朝民烈士抱着他未完成的遺志，永別了我們，永別了馬來亞各民族勞動人民。

馮朝民烈士光榮的犧牲了，整個扣留營充滿了無從比喻地悲痛和仇恨。淚水淹濕了政治被扣者的眼（轉入第五版）



所謂縮短貧富之間的距離 是加緊掠奪的代名詞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三月廿日廣播】拉扎克集團爲了欺騙群眾，特別是馬來族群眾，惡毒地散播極其反動的謬論說：“馬來亞人同華人和印度人在經濟上的不平衡是造成‘五·一三’事件的一個原因。”它們叫嚷：必須在偽憲法的基礎上更全面地規定歧視、壓迫華族、印度族及其他少數人民的各種條文，才能糾正各種不平衡。它們還用威脅的口吻說：“如果不糾正這種不平衡，如果馬來人依然在鄉村從事農業勞動，而華人和印度人則依然在城市從商，操縱國家機器，那麼‘五·一三’事件還會重演，而且將漫延得更廣，後果也將更嚴重。”它們無恥地吹噓，新經濟政策的目的，就是縮短所謂貧富之間的距離。

除了帝國主義者及其豢養的奴才以外，任何一個稍微尊重歷史的人都不能不承認，在階級社會里，貧富之間的不平衡，從來就是一個階級問題，不是什麼民族問題。在像馬來亞這樣一個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里，貧富之間的差距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在馬來亞誰是貧窮的人呢？貧窮的人就是創造一切社會財富的各民族工人、農民及其他勞動者，他們佔全國人口的絕對多數，是國家的真正主人。可是，他們在政治上却受到壓迫最深，經濟上受剝削最重，生活最悲慘，失業、飢餓、疾病、死亡同他們結了不解之緣。富裕的人又是誰呢？富裕的人就是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國內各民族大買辦資本家、官僚資本家和地主。這些國內剝削階級份子，僅佔我國人口的百分之幾，它們却在帝國主義庇護之下日益膨脹，結成了買辦的、封建的官僚資產階級。這些人和它們的帝國主義主子，終日不勞動，却霸佔了我國各民族人民的勞動果實，佔有大量財富，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它們當前政治上的總代表，在馬來亞半島就是拉扎克集團以及充當它的小伙伴的馬華公會和印度人大會黨的領導集團。

近十多年來，由於它們和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加緊掠奪，所以，各民族勞動人民同這一小撮人及其帝國主義主子之間的不平衡就越來越懸殊了。與此同時，各民族中小資產階級的處境也越來越困難了。直到今天，帝國主義壟斷資本仍然緊緊地控制着我國的經濟命脈，它們是最富裕的人，這是家喻戶曉的事情，即使資產階級反動經濟學家，最近發表的文章也不得不供認：天

然樹膠業的資本百分之七十五爲外國壟斷資本所擁有或控制。外國資本在其他一些主要企業所佔百分比是：航運業百分之九十五，錫砂業百分之七十，油棕業百分之七十，銀行業百分之六十四，保險業佔百分之六十五。在製造業方面，外國資本也佔支配地位，外國資本的公司供應的商品佔製造業全部商品價值的百分之七十。錫的產量，外國資本的公司佔了百分之六十。這些壟斷資本所榨取的利潤很高，據文章透露：外國資本的公司每年的淨利佔馬來亞半島和北加里曼丹一切公司總利潤的百分之七十，它們都把大量盈利匯到外國去。據估計，每年匯到外國去的總額達到三億五千萬美元，這個反動學者還指出：“目前‘馬來西亞’在外國銀行的存款，佔它的總存款的百分之六十四”，這是很高的數額。

誰都知道，所謂外國資本，主要的就是英國、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及西歐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資本。就是這些壟斷資本對馬來亞加緊進行掠奪，榨取越來越高的超額利潤，使我國各民族勞動人民日益貧窮，拉扎克集團爲什麼不去糾正這個不平衡呢？明明是帝國主義控制着我國的經濟，爲什麼還要顛倒黑白，胡說什麼“華族和印度族操縱着我國的經濟，造成本國各民族經濟地位不平衡”呢？這難道不是爲了欺騙馬來同胞嗎？難道不是企圖把馬來同胞對帝國主義和拉扎克集團的不滿轉移到華印族人民身上，不惜發動屠殺華印族人民的流血事件的罪惡陰謀嗎？

我國各民族勞動人民越來越貧窮的另一個原因，就是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以及華印族大買辦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請看，官僚資本控制的中央制糖廠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〇年，淨賺是一千五百萬元；馬來亞糖廠，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九年，純利達兩千九百萬元；拉扎克的岳父努哈的柔佛蔗糖工業有限公司和華族大資本合夥開闢油棕園，而油棕還沒有下種，光從

砍下的木材，就撈得五千六百萬元，馬來官僚資本的日里惹也巴士公司，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九年中，利潤就增長了四倍，馬星航空公司去年的利潤高達五千萬元，比前年增加一倍半，控制聯邦土地開發局的一小撮馬來官僚資本家，每年從十多萬被迫參加土地開發計劃的破產農民身上所剝削的錢又何止幾千萬呢？爲政權的這種官辦企業和機構如偽農產銷售局，偽人民信託局等等。每年從馬來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身上搜刮的錢，不知道有多少千萬元。據報道：最近一季穀子收割後，馬來官僚資本家光是使用測量潮濕的儀器的欺騙手法，在玻璃市就榨取了稻農四十五萬元，在姆達河就刮了稻農兩百萬元，華印族大買辦資本家、大膠園主、大礦場主如：陳修信、李孝式、陳東海之流和辛班登、馬尼卡華沙甘之流，以及同馬來官僚資本家合夥經營各種企業的華印族大頭家，也對各民族工農群眾進行敲骨吸髓的剝削，這些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以及華印族大買辦資產階級同我國各民族工農群眾在經濟上也是十分不平衡的。拉扎克集團不但消除這種不平衡，却在糾正各民族經濟不平衡的幌子下，加緊剝削工農群眾，發展買辦的、封建的官僚資本，擴大這種不平衡。

由此可見，拉扎克集團的新經濟政策的目的，就是迫使鄉村地區一部份失業的馬來群眾和破產的農民湧進城市，變成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各種企業的廉價勞動力，把另一部份趕到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開發的農場當農奴。與此同時，加緊迫害和吞併民族中小商業者擴大馬來官僚資本的勢力，壟斷市場。

列寧說：“富人和騙子是一枚銅板的兩面，……。”以拉扎克集團爲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既是大財主，又是大騙子。列寧還說：“沙皇政府以及民族資產階級政府，要不撒謊，不搞陰謀，那它們的政策是一步也不能推行的。”拉扎克集團這一伙帝國主義的走狗，要不撒謊，要不搞壓迫和屠殺華印族人民的陰謀，那它們的“新經濟政策”根本就推行不下去。





政治“犯”的正義斗争 是污蔑和歪曲不了的！

在星島樟宜黑牢的男女政治“犯”，爲了抗議被無理迫害，要求廢除強制性的工作制度及爭取獄中的“合理待遇”；於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展開了罷食罷飲鬥爭，到今天已有一百多天了。政治犯的正義鬥爭，狠狠的打擊了反動派，大長了人民的志氣。李光耀集團在黔驢技窮下，唆使投降變節的走狗陳文才，從狗洞里爬出來，銜起偽政治部炮製的“公開聲明”的雞毛蒜皮當令箭，竟敢對着人民亂吠亂咬，大事污蔑，妄圖達到其歪曲政治“犯”正義鬥爭的卑鄙目的。

讓我們一層層來撕下叛徒的丑惡面具吧！

在該篇又長又臭的“公開聲明”里，它聲嘶力竭的叫嚷：“新牢房設備完善、生活舒適，待遇良好”，有社會名流組成督察團經常巡視”等等，並公然否認單獨監禁的事實。

叛徒的聲明，並不能掩蓋反動派血腥迫害政治“犯”的暴行。

政治“犯”每天被單獨監禁十六小時，難道有改善嗎？

政治“犯”被迫進行體力勞作，難道就取消了嗎？

反動派對政治“犯”施行的凍冷氣房、酷刑拷問、野蠻毆打，難道就停止了嗎？沒有，沒有，完全沒有！這些，難道就是陳狗才嘴里所說“舒適的生活”、“良好的待遇”嗎？

假如獄中生活是那麼舒適，那麼好的話：

爲什麼李光耀集團不准政治“犯”家屬、代表律師、新聞記者及社會人士進去新牢房巡視政治犯的生活呢？又爲什麼不准政治“犯”將獄中情況反映給家屬、代表律師和新聞記者知道呢？

爲什麼政治“犯”和家屬會面時，要隔一層玻璃（隔絕音響），交談時要用電話？又爲什麼一談及有關獄中的被迫害情況時，電話馬上被掛斷、政治“犯”馬上被特務毆打呢？反動派又爲什麼經常無理剝奪家屬的探獄權利呢？

以上的事實，難道不是證明了陳狗才是撒謊歪曲的嗎？難道不是說了反動派是罪惡昭彰、做賊心虛的嗎？

當然，我們十分明白，對於那些背叛人民、出賣革命，甘願充當反動派走狗的奴才，李光耀集團是可以讓它們過得舒舒服服、把它們養得白白胖胖的，是能够讓它們獲

得“良好待遇”的。如陳狗才就是。但是，對於真正的革命者，李光耀集團從來都是用最法西斯的酷刑加以對付的。獄中同志的被迫害，完全証明了這一點。

陳狗才接着吠道：“政治犯有獲得充分的醫藥照顧”，“虐待是不存在的”。

呸！放屁！

在樟宜黑牢里，是誰用酷刑迫害蔡南保同志致腎病惡化，得不到醫藥照顧而逝世的？

是誰用酷刑迫害蔡芳順同志致全身黑青淤血，傷痕累累，雙腿不能走路，在短短的幾個月內，體重減輕了二十多磅？

是誰用酷刑迫害前南大生林源發致二度進入板橋醫院而神智失常，語無倫次，口不能食，在五個月的單獨監禁中，消瘦了四十磅？

是誰用法西斯手段對巫德光強灌牛奶入氣道，致使他幾乎停止呼吸，且有生命之憂？

是誰用法西斯手段迫害馮啓發同志致下巴脫落？是誰把蘇明安同志關在秘密魔窟里施予前所未有的暴行？是誰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李金水同志致神智失常？

是反動派！是反動派！！是反動派！！

這無數血淋淋的事實，就是李光耀集團野蠻迫害政治“犯”的鐵証，豈是反動派的花言巧語所能抵賴，又豈是叛徒走狗的一紙謊言所能掩蓋。

陳狗才最后吠道：“進行罷食罷飲的只是一小部分政治犯；他們只罷獄中食物而却大嚼大啃家屬送來的食物”。呸！狗嘴里長不出象

牙，喪心病狂的走狗，至此，尾巴全部抖露出來了，照叛徒的說法，政治“犯”的身體豈不都是很健康了嗎？假如他們有進食的話，爲什麼反動派要對政治“犯”強灌牛奶、強打針呢？爲什麼政治“犯”會見家屬時要特務扶持，有的甚至是抬出來的呢？又爲什麼政治犯的體重顯著減輕、口吐白沫、講話無力、臉色蒼白、雙眼無神呢？這不是罷食罷飲的有力証明又是什麼？事實俱在，反動派及其走狗的造謠、誣蔑、狡辯、歪曲都是徒然的！

撕下了陳狗才的面具，除了一付令人可憎的狗相，還是一付令人可憎的狗相。

我們要嚴厲警告反動派，必須馬上停止對政治“犯”的法西斯暴行，立即接受政治“犯”於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提出的五點合理要求；否則，由此引起的一切嚴重後果，反動派必須負起全部責任。血債必須用血來還，拖欠得越久，就要付出越大的代價。李光耀集團迫害政治犯的這筆血債，我們一定要追討！

（筆者按：陳狗才在它的“公開聲明”中，說政治“犯”沒有被單獨監禁。政治“犯”的生活待遇是如何又如何的好，企圖美化反動派，以混淆視聽。但至截稿時，筆者從友人處獲悉，陳狗才出獄後，曾對人言，在它被捕時，被單獨監禁在暗房里二十多天，在二十多天里，受盡了特務的毆打和虐待，其生活苦不堪言云云……。恰恰是給了自己和偽政治部一記響亮的耳光，打得它們自己丑態畢現，狼狽相畢露，真快人心也。）

（接第三版）

眶，但仇恨的烈火却熊熊地在心中燃燒。

我們要最強烈控訴，控訴拉李反動政權殺害馮朝民烈士！

我們要最嚴厲的譴責，譴責拉李反動政權殺害馮朝民烈士！

我們要反動派牢牢記住：血債必須血來還！

馮朝民烈士，爲了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而獻出了他寶貴的生命那是光榮的，偉大的，是值得人民敬仰的。

敬愛的各民族同胞們，我們懇求你們一致伸出有力的雙手支援爲了爭取一個平等，正義及合理的美好社會而在暗無天日的黑牢中受到

反動派殘暴血腥迫害的政治被扣者吧！馮朝民烈士犧牲了，然而由於政治部的血腥毆打，黑牢的不良伙食，缺乏醫藥照顧，還有無數的被扣者長年地臥病在床，死神附身。

敬愛的各民族同胞們，團結起來，行動起來吧！我們懇切希望你們成立一個各民主政黨，各民主社團和家屬委員會，政治被扣者代表的調查團，調查馮烈士被反動派殺害的整個過程，調查我們政治被扣者謀殺性程度的醫藥照顧，用你們的行動喊出我們的控訴，幫助我們達到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的目的。此布

謹 致

崇高的敬禮！

麻坡政治營政治被扣者啟

14-3-71



毛主席著作選讀

戰久持論

(接上期)

答：不能。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樣，不容許日本保留中國的寸土。

問：照你的意見，這次解放戰爭，主要的戰略方針是什麼？

答：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綫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後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太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這並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於這些地點，只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局的戰略方針，必然要是運動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於輔助性質的第二種的方針。在地理上，戰場這樣廣大，我們作最有效的運動戰，是可能的。日軍遇到我軍的猛烈活動，必得謹慎。他們的戰爭機構很笨重，行動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們集中兵力在一個狹小的陣地上作消耗戰的抵抗，將使我軍失掉地理上和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犯阿比西尼亞的錯誤。戰爭的前期，我們要避免一切大的決戰，要先用運動戰逐漸地破壞敵人軍隊的精神和戰斗力。

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部份。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疲于奔命。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軍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所包圍；日軍要被迫運來他們所需的軍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們要用重兵去保護交通綫，時時謹防襲擊；另外，還要有一大部力量駐扎滿洲和日本內地。

在戰爭的過程中，中國能俘虜許多的日本兵，奪取許多的武器彈藥來武裝自己；同時，爭取外國的援助，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後期從事陣地戰，對於日本的佔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廢。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綫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

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佔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斯諾：《西北印象記》)

抗戰十個月的經驗，證明上述論點的正確，以後也還將繼續證明它。

(七)還在蘆溝橋事變發生後一個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就在它的《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中，清楚地指出：

蘆溝橋的挑戰和平津的佔領，不過是日寇大舉進攻中國本部的開始。日寇已經開始了全國的戰時動員。他們的所謂“不求擴大”的宣傳，不過是掩護其進攻的烟幕彈。

七月七日蘆溝橋的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

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抗戰的準備階段已經過去了。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

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

由於當前的抗戰還存在着嚴重的弱點，所以在今後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却，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况。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

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礙而繼續地前進和發展。

抗戰十個月的經驗，同樣證明了上述論點的正確，以後也還將繼續證明它。

(八)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是一切錯誤觀點的認識論上的根源。他們看問題的方法是主觀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無根據地純主觀地說一頓；或者是只根據問題的一側面、一時候的表現，也同樣主觀地把它誇大起來，當作全體看。但是人們的錯誤觀點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根本的錯誤，帶一貫性，這是難于糾正的；另一類是偶然的錯誤，帶暫時性，這是易于糾正的。但既同為錯誤，就都有糾正的必要。因此，反對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採用客觀的觀點和全面的觀點去考察戰爭，才能使戰爭問題得出正確的結論。

問題的根據

(九)抗日戰爭為什麼是持久戰？最後勝利為什麼是中國的呢？根據在什麼地方呢？

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裡。分別地說來，戰爭的雙方有如下互相反對的許多特點。

(待續)



“九大”文件名詞解釋

“政治報告”名詞解釋

唯生產力論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互相影響為制約的。先進的生產關係可以促進生產發展，落后的生產關係可以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如果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就要引起革命，這時便要有一種新的生產關係來代替舊的生產關係，以適應新的生產力發展。

生產力要能充分發展，只有生產關係能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大叛徒劉少奇這一伙的“唯生產力論”却只談生產力，不談生產

關係，他們反對以革命來帶動生產，反對“抓革命、促生產”，實際上是要人們只談生產，忘掉革命，以生產壓革命，以生產代替革命。他們的“沒有機械化就不可能實現農業合作化”，“管它黑貓白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的機會主義謬論，是唯生產力理論的典型，“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這種謬論的必然結果。他們妄圖用這種“唯生產力論”的謬論欺騙群眾，要人們只搞生產不搞階級鬥爭，來搞垮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在我國復辟資本主義，使我國廣大勞動人民重新吃二遍苦，受二次罪。



(12)
1971

我們都是祖國的好兒女

★ 獻給黑牢中堅貞不屈的戰士 ★

艾文

僞新加坡“內政部長”三月二十一日終於承認：長期無理監禁的政治被扣者“跟釘子一樣硬”，任何威迫利誘也無法“改變他們的思想”。……

我們都是祖國的好兒女
忠心赤胆，為革命
貢獻更熱烈的青春；
在艱巨而偉大的工作中
縱然一生潦倒
這原也很平凡。

雖然身處黑牢
觸目不見陽光
但我們胸中有顆不落的太陽；

北方擂動的戰鼓
山林里迴蕩的旋律
更堅定我們的信念。

我們有磐石般的抱負
渾身的力量使不完；
鏖吧！對准那高大的圍牆
我們變成無比堅硬的釘子
黑暗的牢房，就將在
我們的傲笑中崩塌。

將仇恨和痛苦暫往心間壓
來日燎原大火燒千里
紅旗漫捲白雲間；
戰士的鮮血放紅光
朵朵鮮花為莊嚴的事業開放
馬來半島絢麗燦爛！

在忙亂

它們阻不住隊伍的奔騰邁進

在潰散

在張惶

千百顆熱血的心
像最堅強的鋼流
朝向那光榮的墓地
把一個“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
烈士

把一個寧死不屈的英魂
護送到安息的墓地
墓地上高高地豎起
人民送來的輓聯，憤怒地控訴：

“血債要用血來還！”

血債血還

雪梅

在漫長的夜里
傳來了惡耗
啊，我們敬仰的馮朝民同志
是那帶血的魔掌
扼殺了你不屈的生命
是它們用黑牢
長期地關禁

折磨

醞釀着——

一個殺人的陰謀

是它們用一切可恥的手段
迫害

摧殘

謀殺……

是它們，帝國主義的幫手
幹下另一樁滔天的罪惡

是它們，殺害愛國者的劊子手
欠下另一筆血債

可是，你看
送葬的行列——
浩浩蕩蕩，激動的人流
匯集着千百顆憤怒的心
要控訴！

要報仇！

要反抗！

要向那殺人的劊子手追討

新的血債
要向那一道道的阻攔

挺進

那顫抖的兇手
那殘暴的軍警

在驚慌

從“流屍作家協會”談起

·聞訊·

有“流尸作家協會”，自然就有“流尸作家”了。

本來散見於各處，各有自己所標的文學口號，各有自己招牌的“作家”，經風浪一吹，就漂集或一個堆積，湊合成一個“流尸作家協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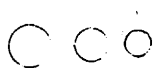
在我們的文壇上，先前不是有過自然主義，有過現實主義，有過愛國主義，有過唯美主義的各種“老作家”和“名詩人”的嗎？但這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槍或后膛槍，來福槍，毛瑟槍的不同，那終極目的却只一個，就是打死反帝國主義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反有些不平的人民。（見魯迅“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一文）。所以，只要他們頭上的巨人一伸手，他們自然而然地很容易的靠在一起了。

同一本刊物里，就有一篇讚揚“名詩人”的詩評，一篇控告“名詩人”的短文；一個說現代主義大有前途，一個又說現實主義萬古長青；即使是同一個人吧，後面發表自己又骯又長的小說，前頭就化名

痛罵港台灰黃小說貽害讀者不淺。他們甚至大言不慚，指別人都是“二毛子”，都是“季候鳥”，都是“清談家”，唯獨他們才是真正“革命”的“文化戰士”。

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唯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的任務：一面靠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馬”，不要本分的“弄民”。”（參見“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細看他們的相互吹捧和相互嘲罵的文章，是沒有一篇文章，骨子頭會忘掉痛咬“反國家份子”一口的。

為了篡改馬華文學史，繼續粉飾現實外，流尸作家還兼有壓迫和打擊進步文藝的義務哩！



看門狗



抗爭

狗，是一種卑賤的動物；儘管剝削階級千方百計企圖提高牠的身價，穿以衣服，喂以佳餚，甚至與牠同床共眠，但都改變不了牠的特性——卑賤。

我們常聽到這麼一句感歎的話：“人不如狗。”其實，這並非指人（真正的人）比狗更為卑賤，而是揭露社會的弊病——即有創造社會財富能力的勞動者得不到應得的生活物質，而四脚着地；在地上爬行的，見了主子就搖尾乞憐的狗類，却得到優厚的物質享受。這句話，反映了被剝削者對罪惡社會的不滿。

對於向來靠着雙手過活的被剝削階級，現實生活殘酷，但他們始終不失去做人的信心，他們確實“寧為亂世人，不做太平狗”。

自我懂得讀書閱報以來，還未曾見過任何人敢於公然自稱為狗的（當然，暗地里向主子搖尾乞憐、自稱狗者大有其人）。可是在這牛鬼蛇神作垂死掙扎的七十年代，在我們這塊馬來沙文主義焰空前高漲的土地上，竟然有人公然自稱為

狗——看門狗（Watchdogs），這實為1971年之大新聞也。

二月七日，十頭“看門狗”公然拋頭露面，自稱“受全體華人的委託”，將致力於“促進華人的團結，以維護及爭取華人的利益”云云。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傀儡集團又在演戲了。衆所周知，臭名遠揚的馬華公會早已被人民唾棄，這點，連陳修信的同伙依斯邁寡頭也不得不承認。陳修信挨老同伙不客氣的一棒，儘管一時老羞成怒，威脅要“拆夥”，但結果還是不得不屈服於外國老爺的威壓下。於是，合夥安排了個什麼“華人團結大會”，陳修信親自粉墨登場，妄圖挽回華人的信心，誤導他們共同屈服於馬來沙文主義的淫威下——這就是他們口口聲聲所吹噓的“各民族團結

與親善”了。

這批新的買辦資產階級胡扯什麼“促進經濟、社會及政治上進展，使人人有平等享受之機會”。其實，讓我們先弄清楚這個問題：什麼叫“看門狗”呢？顯然，是指任由主人使喚的僕從，其職責是看守主人的財物，若有不順主人之意者，即可撲上咬他一口；至於主人怎樣殺人放火，為非作歹，“看門狗”是無權過問的。如今，這批買辦資產階級為了啃主子剩餘的幾根瘦骨而甘當“看門狗”，並且還要誤人民尾隨牠們，背躬屈膝，苟且偷生，此可見其宣揚的“平等”是什麼貨色了。

現實令人可喜。被剝削的勞苦大眾見了“看門狗”的言行，只覺得傀儡集團真會做戲；他們已做好一切準備，隨時應付傀儡集團耍出更多的花招。花招雖多，但是最值得警惕的一招是：民族大屠殺！

堅貞不屈的戰士

左軍

贈獄中戰友

干革命陷敵黑手，
百種刑拷只等閒；
只把筋軀多傲煉，
丹心煉就向紅陽！

風高夜動蠻猖獗，
黨照途程破萬難；
志士黑牢風暴起，
絕食飲鬥志昂揚！

千民萬衆齊崇讚，
寧坐牢穿烈火生；
笑看黑牢烽火燎，
紅旗燦爛永奔前。

一個戰士的話

長田

假如有一天
我被送進了牢獄
同志，請不要難過
如果你心里想念我
那麼，請記住：
人民是大海中的巨浪
我只是巨浪中的一滴水
在這長期的鬥爭中
坐牢算不了什麼
奴顏婢膝，那才是可恥

假如有一天
我真的被關進了牢獄
同志，請不要傷心
只要你永遠記住

我們的鬥爭是

“槍桿子里出政權”

要緊跟共產黨

儘管風暴是怎樣吹來

戰鬥的旗幟還是要高高升起

假如有一天

我死在牢獄里

同志，請不要掉眼淚

如果你心中

還有苦難人民的聲音

那麼，請住記

牢獄和死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可怕的是

你是個什麼階級的人

假如有一天

我真的死在牢獄里

同志，請不要哭泣

如果你真的要哀悼我

那麼，請在我的坟上

插上一把劍

再寫上：“打倒拉拉克李光耀傀儡
政權！”

“打倒帝國主義及一切反
動 動派！”

獄中單獨監禁

● 不屈者 ●

人間忽一日，獄內勝千年；早晚無所事，高枕苦不眠；獄卒看門外，牢門盡日掩；門開來送飯，言語不相還。同志囚間壁，音訊不准傳；吹哨相問好，鳥笑在窗前；日月從容落，流光比水長；精神堪磨折，壯志浩無邊。

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

紀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

查 一 巴黎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 查

今年三月十八日，是巴黎公社一百週年紀念日。在偉大領導毛主席教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全國人民，懷着深厚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感情，同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一道，熱烈慶祝這個偉大的“無產階級的節日”。(1)

一百年前，法國巴黎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舉行了英勇的武裝起義，創立了巴黎公社。這是人類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次偉大嘗試。

巴黎公社廢除了資產階級反動政府的軍隊和警察，用武裝的人民來代替它，把槍桿子掌握在工人階級的手里。

巴黎公社打破了資產階級奴役人民的官僚機構，創建了工人階級自己的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維護勞動人民利益的政策，組織人民群眾積極參加國家的管理。

巴黎公社的英雄們在創立和捍衛無產階級政權的戰鬥中，表現了非凡的革命首創精神、沖天的革命積極性和奮不顧身的英雄主義，為世世代代的革命人民所敬仰。

在創子手梯也爾勾結俾斯麥實行的軍事進攻和血腥鎮壓下，巴黎公社雖然失敗了，但是它的歷史功勳是不可磨滅的。正如馬克思指出的：“英雄的三月十八日運動是把人類從階級社會中永遠解放出來的偉大的社會革命的曙光。”(2)

當巴黎硝煙瀰漫，戰鬥仍在進行的時候，馬克思就指出：“即使公社被搞垮了，鬥爭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在工人階級得到解放以前，這些原則將一再表現出來。”(3)

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巴黎公社的實踐所總結的革命原則是什麼呢？

概括起來說，就是：“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4)無產階級必須用革命暴力“摧毀”和“打碎”(5)舊的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6)

馬克思在闡明這個原則時強調指出：“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工人階級必須在戰場上爭得自身解放的權利。

”(7)無產階級只有依靠革命的武裝，才能推翻反動階級的統治，進而實現自己的全部歷史使命。

馬克思還指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8)

正如列寧指出的：“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問題的一個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無產階級專政’（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後所說的那樣）的思想”。(9)堅持用革命暴力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還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一百年來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反覆鬥爭的焦點，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兩條路線反覆鬥爭的焦點。從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到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恰恰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根本問題上，徹底背叛了馬克思主義。

一百年的歷史，充分証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是不可戰勝的。

巴黎公社起義四十六年以後，俄國無產階級在偉大列寧的領導下，通過武裝起義，取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开辟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新時代。列寧曾經說過：在摧毀舊的國家機器的道路上，巴黎公社“走了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第一步，蘇維埃政權走了第二步”。(10)

巴黎公社起義七十八年以後，中國人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取得了革命的勝利。毛主席開辟了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率領中國人民，經過長期的革命戰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摧毀了舊的國家機器，在中國實現了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接着，毛主席又率領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沿着社會主義的大道勝利前進。

一個世紀以來，全世界無產階

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前赴後繼，英勇奮鬥，互相支援，互相鼓舞，把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不斷地向前推進，取得了極其輝煌的勝利。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現在是全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全世界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主義走向勝利的歷史時代”。(11)巴黎公社的事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和更高的階段上獲得廣闊的開展。整個世界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紀念巴黎公社十週年的時候，曾經滿懷革命的激情向歐洲工人階級說：“舊世界的當權者們認為已經徹底消滅的公社，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富有生命力，所以我們可以和你們一起高呼：公社萬歲！”(12)今天，巴黎公社舉起的革命火炬在全世界熊熊燃燒，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末日已經為期不遠。在這樣的時候，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紀念巴黎公社一百週年更可以信心百倍地高呼：公社萬歲！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

我們紀念巴黎公社，就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吸取歷史的經驗，批判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同全世界人民團結在一起，去爭取更大的勝利。

查 二 革命人民掌握槍桿子的極端重要性

巴黎公社的歷史經驗，充分証明了掌握革命武裝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極端重要性。

列寧在論述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曾經引証了恩格斯的一個重要論斷，這就是：法國每次革命以後工人總是擁有武裝，因此，掌握國家大權的資產階級者的第一個信條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列寧認為，恩格斯這個總結，“正好抓住了問題的實質，也是國家問題的實質（被壓迫階級有沒有武裝？）”。(13)

巴黎公社是在武裝的革命同武裝的反革命激烈搏鬥中誕生的。巴黎公社的七十二天，是武裝起義，武裝鬥爭，武裝自衛的七十二天。最使資產階級反動派聞風喪胆的，

正是巴黎無產階級掌握了槍桿子。而巴黎公社所犯的一個致命錯誤，恰恰是對反革命過於寬大，沒有立即向凡爾賽進軍，給了梯也爾喘息之機，使他能夠重新糾集反動軍隊，向革命的巴黎猛撲過來。正如恩格斯所說：“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多嗎？”⁽¹⁴⁾

毛澤東同志用簡潔的語言概括了武裝鬥爭和人民軍隊的重要意義，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¹⁵⁾的著名論斷，並且指出：“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的觀點看來，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¹⁶⁾

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原則。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必須堅持這個普遍原則，把它運用於本國的具體實踐。歷史經驗證明，凡是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取得政權，取得革命勝利的，都是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根據本國的具體條件，在廣泛發動群眾鬥爭的基礎上，逐步建立人民的武裝，進行人民戰爭，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反復鬥爭，用槍桿子打出來的。俄國革命是這樣，中國革命是這樣，阿爾巴尼亞、越南、朝鮮等國的革命，都是這樣，沒有一個例外。

反之，無產階級政黨由于不搞革命武裝或者放棄革命武裝而使革命遭到挫折，則是有嚴重教訓的：有的因為不去掌握槍桿子，當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發動突然襲擊和反革命鎮壓時束手無策，使千百萬革命群眾人頭落地；有的在革命人民已經拿起武器，人民武裝已有相當發展的情況下，為了到資產階級政府去做官，或者上了反動派的當，把人民武裝交了出去，使革命成果白白斷送。

近百年来，許多共產黨參加選舉，參加議會，但是沒有一個黨是用這樣的方法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的。即使共產黨在議會中取得了多數，即使參加了政府，也不等於改變了政權的資產階級性質，更不等於摧毀了舊的國家機器。反動統治階級可以宣布選舉無效，解散議會，或者直截了當地使用暴力，把共產黨一腳踢開。無產階級政黨如果不進行群眾工作，不搞武裝鬥爭，熱衷於議會選舉，那就只能麻醉群眾，腐蝕自己。資產階級通過議會選舉收買共產黨，使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資產階級的黨，這樣的歷史事實難道還少嗎？

無產階級要用槍桿子來奪取政權，也要用槍桿子來保衛政權。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是防止資產主義復辟的諸因素中的主要因素。有了用馬克思列寧主義

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軍隊，就可以對付國內外階級鬥爭中出現的任何複雜局面，保衛住無產階級的江山。

當代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偉大同盟軍。民族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是兩個不同階段、不同性質的革命。但是，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同樣要準備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進行武裝較量。對於被壓迫民族來說，掌握槍桿子同樣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不斷地發動侵略戰爭，越來越頻繁地採用軍事干涉、武裝顛覆、組織僱傭軍入侵等手段，來鎮壓正在爭取獨立和已經取得獨立的國家和人民。據不完全统计，二十五年来，美帝國主義策劃和發動的武裝干涉和武裝侵略，達五十多次。至于它所策動的武裝顛覆，更是不可勝計。因此，一切被壓迫民族要取得解放，要保衛自己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要有效地對付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侵略和顛覆，必須有自己所掌握的反帝武裝，隨時準備用革命戰爭來反對侵略戰爭。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為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亞、非、拉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人民的反侵略反顛覆鬥爭，也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毛主席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莊嚴聲明中指出：“弱國能够打敗強國，小國能够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於起來鬥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够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¹⁷⁾

正如林彪同志所說：“人民戰爭是對付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最有效的法寶。”⁽¹⁸⁾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都將從沒有武器到拿起武器，從不會打仗到學會打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終將葬身在被它們自己點燃起來的人民戰爭的烈火之中。

查 三革命是千百萬 查 群眾的事業

巴黎公社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必須依靠千百萬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偉大力量。列寧說：“沒有千百萬覺悟群眾的革命行動，沒有群眾洶湧澎湃的英勇氣概，沒有馬克思在談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時期的表現時所說的那種‘翻天覆地’的決心和本領，是不可能消滅專制制度的。”⁽¹⁹⁾

(待續)

注 釋

- (1) 恩格斯：《巴黎公社二十一年紀念給法國工人的賀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三一頁。
- (2) 馬克思：《巴黎公社一週年紀念大會決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六十一頁。
- (3) 馬克思：《關於巴黎公社的發言記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六十七頁。
- (4)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三五五頁。
- (5)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三六〇頁。馬克思：《給路·庫格曼的信》（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第二版，第二一五頁。
- (6) 馬克思：《紀念國際成立七週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四六八頁。
- (7) 同(6)
- (8)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三五八頁。
- (9) 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八九頁。
- (10) 列寧：《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四四三頁。
- (11) 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二六〇頁。
- (12) 馬克思、恩格斯：《致斯拉夫人在倫敦舉行的巴黎公社紀念大會主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七一頁。
- (13) 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三六頁。
- (14) 恩格斯：《論權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三四四頁。
- (15) 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三五頁。
- (16) 同(15)
- (17) 毛澤東：《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 (18) 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
- (19) 列寧：《社會民主黨在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一五二頁。





國際及國內新聞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致電
蘇發努馮親王西哈努克親王賓努親王阮友壽主席
黃晉發主席孫德勝黎笋長征范文同同志

最熱烈祝賀印支三國人民抗美救國戰爭的偉大勝利

【新華社北京29日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三月二十九日打電報給老撾愛國戰綫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蘇發努馮親王，柬埔寨國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綫主席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綫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主席、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首相賓努親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中央委員會主席團主席、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顧問委員會主席阮友壽閣下，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主席黃晉發閣下，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孫德勝同志、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黎笋同志，越南民主共和國國會常務委員會主席長征同志，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總理范文同同志，最熱烈地祝賀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在抗美救國戰爭中取得的振奮人心的偉大勝利。電報全文如下：

老撾愛國戰綫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蘇發努馮親王，
柬埔寨國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統一

陣綫主席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
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綫中央委員會政
治局主席、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
政府首相賓努親王，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中央委員會
主席團主席、越南南方共和臨時
革命政府顧問委員會主席阮友壽
閣下，
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主席黃
晉發閣下，
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孫德勝同志，
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黎
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國國會常務委員會主
席長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總理范文同同
志：

最近一個時期，印度支那三國
人民在各個戰場上打得很好。尤其
是九號公路戰役，打了一場很出色

的殲滅戰，成建制地消滅了敵人的
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振奮人心的
偉大勝利。我們代表中國共產黨、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你們、向兄
弟的印度支那三國人民致以最熱烈
的祝賀。

這次勝利，具有重大的戰略意
義。你們發揮了人民戰爭的無比威
力，打出了新的水平，取得了新的
經驗。你們打痛了美國侵略者，打
敗了它的侵略計劃，使尼克松政府
處境更加困難，日子更不好過。你
們的勝利充分表明：印度支那三國
人民團結的力量是強大的，是不可
戰勝的。

現在，印度支那的形勢空前大
好。我們堅信，英雄的老撾人民、
柬埔寨人民、越南人民在印度支那
人民最高級會議的旗幟下，團結一
致，繼續堅持人民戰爭，一定能够
克服任何困難，取得抗美救國戰爭
的徹底勝利的。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林彪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周恩來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於北京

在老撾被俘的西貢偽軍

第三傘兵旅旅長阮文壽等的供詞

【中國新聞北京25日訊】據老撾消息：最近在老撾南部戰場四五
六高地被俘的西貢偽軍傘兵第三旅旅長阮文壽等人作了招供。

美帝國主義出動大批美偽軍入侵老撾南部的軍事冒險行動，在英勇
善戰的老撾人民解放軍的鐵拳的打
擊下，已一敗塗地。西貢偽軍第三
傘兵旅上校旅長阮文壽和他的全部
參謀人員，是二月二十五日在四五
六高地被老撾人民解放軍活捉的。
阮文壽等這些西貢偽軍軍官的供詞
，也是美帝及其西貢走狗的軍事冒
險遭到慘敗的自供狀。

阮文壽在供詞中說：“由我指
揮的第三傘兵旅指揮部和第三營在
二月八日由美國人駕駛的美國直升
飛機空投到三十一號高地（即四五
六高地）。四天之後，我們開始遭
到解放軍炮兵的猛烈轟擊，幾乎沒
有間斷。我們的炮兵隊部署在北面
的最高峰上的六門一〇五毫米大炮
全被摧毀。修工事的推土機也被摧
毀。補給綫幾乎被切斷。解放軍的
防空火力太猛，直升飛機也進不來
。按照規定，美國人至少四天補給
和運送傷兵一次，但這個時期，有
時糧食吃完了兩天也得不到補給
。直升飛機被解放軍擊落在三十一
號高地上。我們已經被包圍，但是
無法擺脫。我的口糧每天只有一頓
，沒有水。溪水就在山腳下，離我
們只有二百米，却找不到。”二月
二十五日下午，“解放軍的猛烈炮

擊使我們的無線電話全場了。我不
能再跟炮兵和空軍聯繫。解放軍很
快、很猛烈地向我們基地前進。駐在
外圍的士兵全部逃跑。……美國飛
機大炮又向我們高地轟擊，我們更
加混亂了。”

“我連忙跑到基地南面第三營
營長的掩蔽部去。接着又有一些軍
官躲到這個掩蔽部里。這時候，一
梭子彈把掩蔽部門口的幾個人撲倒
了，接着又有一顆手榴彈扔進來。
我聽到投降的聲音，便舉手待擒。”

阮文壽說：“我在溪山打過仗
。美國海軍陸戰隊有那麼多的裝備
，還要從溪山逃跑。……在軍事行
動的最初幾天里，我的旅就有三百
多名士兵開小差。我的士兵沒有一
個想打仗作無畏的犧牲。增援的一
七五毫米大炮也只是毫無目標地轟
擊。至於我們的M—113型裝
甲車和M—41型坦克，一碰上
革命軍隊（老撾人民解放軍）的反
坦克炮彈就被打穿並起火燃燒，因
此他們很怕。最近，在一次機械化
行軍中，有時他們一天只能走八百
米。我認為，越深入老撾領土，接
濟就越遠、越困難，越深入就無法

法解決，越失敗。越增派軍隊就越
深陷泥潭，因為接濟困難。”

阮文壽接着說：“西貢軍隊的
任何行動都是按照美國和艾布拉姆
斯的命令。這次，美國強迫我們到
這兒來為它的利己利益服務。大部
分士兵知道美國正把他們推入死地
，他們不喜歡美國軍隊。”

西貢偽軍第三傘兵旅炮兵營營
長裴文珠（中校）說：“我們的損
失從來沒有像這次這麼嚴重。誰
強迫我們到這兒來，誰制定這次軍
事行動計劃，當然是美國人。如果
他們不通過計劃，不直接支援，那
麼我們將無法行動，組織不了這次
軍事行動。”“西貢軍隊不能發動
任何一次軍事行動，包括對柬埔寨
的軍事行動在內。”

老撾人民解放軍的一個干部給
阮文壽看英國路透社的一則電訊。
這則電訊說，美偽指揮官們肯定地
說“南越傘兵上校已經安全地返回
東河的山兵基地”。阮文壽看后呆
了一會，然後支支吾吾地說：“他
們說的不是我……對，他們說的是
我……對，就是我”。他呆呆地舉
起雙手說：“他們全是胡說八道。”

（轉入第十二版）

要生存 靠鬥爭

近年來，李光耀法西斯集團瘋狂迫害小販的勾當，已是家喻戶曉。在“阻碍交通”和“保持衛生”的藉口下，許多地區的小販同胞都先後遭受迫害，怒火早已燃燒在他們的心中，有朝一日，它必將如野火燎原之勢，焚燬李光耀走狗集團的反動皇朝。

最近，竹腳巴利的小販又面臨迫害了。反動當局利用所謂“攤位過多”為理由，強迫某些小販到遠離巴利的後巷擺攤。然而，當地小販都很清楚，所謂“攤位過多”的事是不存在的。因為該區共有四百多攤位，而在一九六九年據“小販局”的登記，却有五百多攤。這多出的整百攤實際是沒有做活的（因為有些是一家登記兩三個），對此，反動當局並不加以調查，為的是要刮取更多的錢財就是了，絲毫不照顧在當地謀生小販的利益。它們的反動措施，已引起該區小販的極度不滿，力斥反動當局倒行逆施，同時也表示堅決不搬入後巷。在群憤慨下，原定於三月十六日的抽籤，只得展期。

許多事實證明，到後巷謀生的小販，生意都不如前。就以巴利附近的馬達街和乞力街近甘榜加處，由於地點不適合，目前還騰出二三十個攤位沒人擺攤，更何況是遠離巴利的後巷了。

我們呼喚該區的小販同胞，緊緊的團結起來，以集體的力量反擊行動黨走狗集團的一切迫害，並嚴防敵人的分化與破壞，為小販同胞的共同利益而堅持到底。要生存，靠鬥爭，這就是真理。

工業工聯發表聲明

嚴厲譴責傀儡集團迫害政治被拘者

星島工業工友聯合會三月廿八日發表聲明，嚴厲譴責傀儡集團迫害政治被拘者，聲明摘要如下：

長期以來，拉扎克、李光耀傀儡集團採取各種慘無人道的野蠻手段，虐待和迫害反帝愛國志士，妄圖達到它們長久統治馬來亞的美夢。最近，李光耀傀儡集團更變本加厲地對政治被拘者進行種種的迫害，它們的暴戾行徑，罄竹難書。

為了抗議李光耀集團慘無人道的野蠻虐待與迫害，牢獄中的革命戰士於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展開了英雄的絕食絕飲鬥爭，這項鬥爭至今還在持續中，他們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令人髮指的是，反動派對被拘者強行打葡萄糖針和灌牛奶，致使他們的口鼻都受傷和流血。法西斯當局更卑鄙地出動了暴徒對女政治被拘者進行野獸的侮辱。對於如此慘

太平、芙蓉黑牢戰友發表聲明及公開信 堅決支持獄中戰友的絕食鬥爭

三月十八日，太平及芙蓉黑牢的戰友分別發表聲明及公開信，表示堅決支持星島獄中戰友的絕食絕飲鬥爭。太平黑牢戰友的聲明說，正在進行反迫害絕食鬥爭的星島獄中戰友的健康已處在極其危險的狀態，李光耀集團仍採取西特勒式的殘忍態度，它不但無視政治被拘者的合理要求，無視政治被拘者的生命安全，同時尚鎮壓政治被拘者家屬和愛國人民的支持行動。我們對此要提出嚴厲的譴責！馬來亞各族人民應當共討之，共誅之！

聲明又說，李光耀與拉扎克集團是馬來亞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對這樣的敵人，馬來亞人民應當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教導的，丟掉幻想，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聲明最後重申，全力支持星島政治被拘者及光榮家屬的正義鬥爭，李光耀集團必須立即停止一切迫害和立即解決被拘者的合理要求。

無入道的野獸行徑，我們再度提出最強烈的抗議和嚴厲的譴責，嚴正警告反動派，必須立即停止一切血腥迫害，保障所有政治被拘者的生命安全，迅速解決獄中戰士提出的五項合理的基本要求，否則，一切惡劣後果的產生，李光耀傀儡集團必須負起全責！血債必須以血來加倍償還！

為支援獄中親人正義的絕食絕飲鬥爭，光榮家屬也開展了一場又一場的鬥爭。獄中的革命戰士和光榮家屬的「在野獸面前不退縮，暴力底下不低頭」的革命精神是馬來亞人民的學習榜樣。他們的英勇鬥爭就是馬來亞人民的鬥爭！讓我們全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支援獄中戰士的正義鬥爭，粉碎一切壓迫和迫害，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拉扎克、李光耀傀儡集團，建立一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

戰友及家屬鬥爭匯報

獄中戰友的絕食絕飲鬥爭目前仍在持續中，今天已是110天了！戰友們的情況仍舊是極惡劣！

八位女戰友向偽法庭申請“人身保護令”的控訴經已在三月卅日及卅一日開審，反動派並沒有讓八位戰友出庭。在三月卅一日開庭前的數分鐘內，法西斯當局才遲遲的將它們的口供書交給律師，同時它們還不接納我獄中戰友的口供書（在當天的同一案件中，法西斯當局也要把我獄中戰友黃循立等四人的口供書刪掉一部份），為此，法西斯當局允許律師特地於當天再到獄中會見八位女戰友，但只限一句鐘，所以，在這匆促的時間里，律師平均只能在數分鐘內會見一個戰友。法西斯當局之所以無所不用其極的要弄各種手段，這完全是它們害

芙蓉黑牢戰友在致星島獄中戰友的公開信中說：“親愛的同志們，我們芙蓉監獄全體政治被拘者（被驅逐出境及被判二十年者）堅決支持你們的正義鬥爭，我們向來把各地政治被拘者的鬥爭看成是我們自己的鬥爭，把你們的勝利看成是自己的勝利。因為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我們的敵人是共同的。

長期以來，拉、李法西斯傀儡集團加緊對一切反對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爭取祖國真正獨立與解放的愛國同胞進行了殘酷鎮壓和迫害。被法西斯政權投進黑牢的革命志士，為了爭取在扣留所中的公平合理的待遇和反抗法西斯政權的殘酷迫害，曾進行了無數次的各式各樣的鬥爭，沉重的打擊了法西斯當局。

在這裡，我們要嚴厲警告拉、李法西斯集團，你們的瘋狂鎮壓和迫害並嚇不倒我們和廣大革命群眾，我們和全國革命群眾給你們的回答是：更堅決地將埋葬美英帝國主義、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解放鬥爭進行到底，把我國建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怕其卑鄙罪行的被暴露。

有關的案件定於本月十九、廿日再度開庭。

本月二日，十一位被控於“非法集會”的光榮家屬再度出庭（按：她們於上月廿二日出庭時曾在偽法庭展開第五度示威）憤怒的光榮家屬在偽法庭內高喊口號，情勢會一度緊張，吸引了無數群眾的圍觀。由於她們多數是年邁者，而且在多次的鬥爭中屢遭毆打，致使她們多數患病，在此次出庭時又有兩個生病，故這案件復又展於五月十二、三日再度開庭。

☆更正啟事☆

本報上期“血的控訴”按語第三行末句“血淋淋的事實，掩蓋不了墨黑的謊言”為“血淋淋的事實，是墨黑的謊言所掩蓋不了的”之誤，特此更正，尚祈讀者們見諒。

（接第十一版）

報道說，阮文壽等被俘的西貢偽軍軍官已經認清了他們的美國主子的兇惡和卑鄙面目。他們開始看到了正義和英雄的老撾人民解放軍的必勝力量。

★馮朝民烈士遺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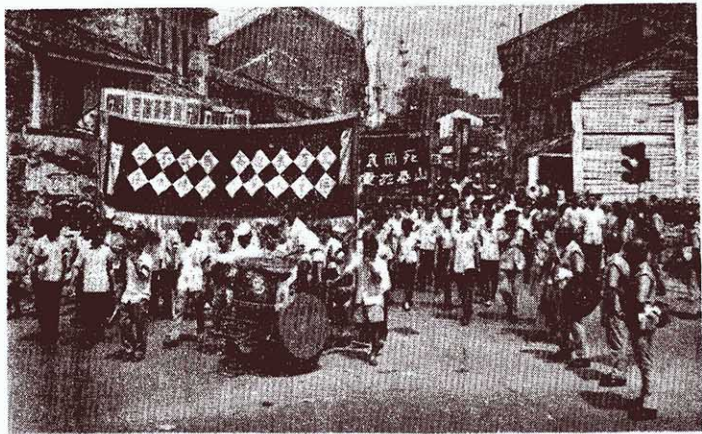
正氣磅礴 英魂永青

〔總說明〕前勞工黨馬六甲支部主席、馬六甲“市議員”馮朝民烈士，於三月十日在麻坡中央醫院被反動派迫害致死。拉扎克傀儡政權又欠下馬來亞人民一筆血債。

拉扎克傀儡政權不但在朝民烈士生前進行殘酷迫害，在烈士死后，也對烈士的殯儀和葬禮，進行百般破壞。三月十三日晨，反動政權派遣十多位便衣特務到烈士靈堂，橫蠻搶奪麻營反右戰友所贈的一幅輓聯“血債血還”，同日下午，反動派更動用全副武裝的偽軍警和特務人員，再度到烈士靈前搶奪太平、華營、麻營革命戰士和馬來亞政治被扣者家屬委員會聯合贈送的一幅輓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三月十四日，反動派從其老巢——吉隆坡——派遣七輛殘暴車和百多個全副武裝的偽軍警，妄圖阻撓和破壞烈士的葬禮。但是，在廣大人民的支持下，革命群眾終於突破反動派的無理阻撓，出殯隊伍浩浩蕩蕩，勝利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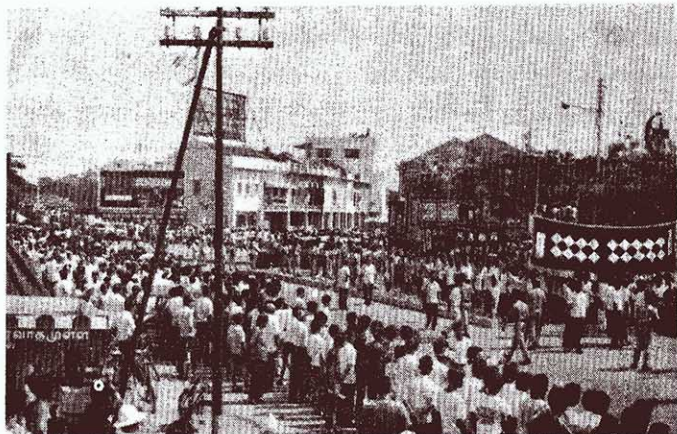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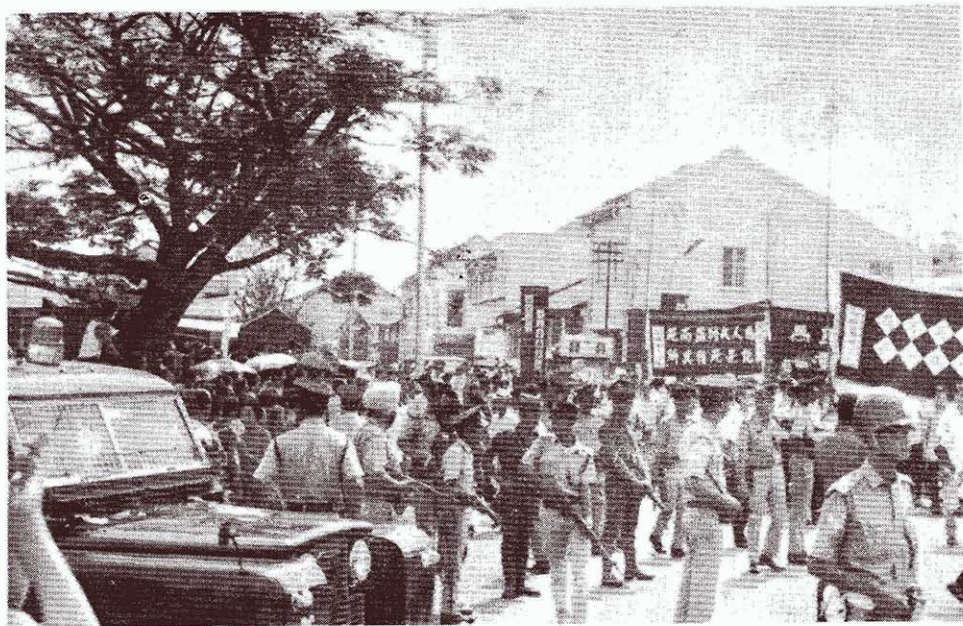
被反動派橫蠻奪去。
→這幅靈前輓聯，在掛上數小時后，即



殯隊
←革命浩浩蕩蕩，突破，反動派的進阻！撓，出

遺容
→萬一片革命的光榮，在馬六甲的古城，又活躍





↑
↓ 看！這就是反動派破壞烈士葬禮的暴行。

